

蕭欣橋

古代短篇小說選析



512
古代短篇小说选析

萧 欣 桥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香河延福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333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

统一书号: 10072·741

定 价: 2.65元

前言*

中国古代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其历史之悠久，体裁之繁复，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其中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小说的不同观念和归类，更给中国小说的研究和整理带来许多困难。

在我国，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但这里的“小说”不过是指一些无关大道的琐屑之言，并不专指某种文体。东汉的桓谭在其《新论》上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与桓谭同时而稍后的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里也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把桓谭、班固的话联系起来看，可知汉人关于小说的观念是：一、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口，并且由稗官

* 本文一、二部分曾参考并吸收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浦江清《论小说》、李梅吾《古代小说漫话》的某些论点，特此说明。

（据说是一种采风的乡官）带上来的；二、形诸文字，则是一种记载残丛小语的短书（就是小书）；三、这种小书虽无关帝王之道，政教得失，但对于了解闾巷风俗以及治身理家却还有可观之辞。但这究竟是指哪些书呢？《汉书·艺文志》列举了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这些书大都失传了。鲁迅先生经过一番考证，认为“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2〕，看来就是那么一些“似子近史”的杂著。唐初修《隋书·经籍志》，也把小说隶属于子部。

宋仁宗时修《新唐书》，在《艺文志》中把隋唐以来一向收入史部的志怪书籍退归小说。稍前，宋初编《太平广记》，把汉魏以降直至隋唐五代的小部大部括进，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但其内容，大体上不外乎轶闻、琐事、志怪（包括鬼神灵异等）和传奇等门类。这两部书的编纂，大体上代表了宋人对于小说的看法，并且基本上划定了我国文言小说的范围。以后明人胡应麟把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等六门〔3〕，清人把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等三类〔4〕，都是在宋人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的。不过清人把传奇排除在小说之外，则反映了他们学术见解的保守。至于宋元以来出现的大量白话小说，在清代学者们眼里更是不屑一顾了。

实际上宋代以后出现的话本、拟话本小说，特别是长篇章回小说，已逐步盖过以往任何形式的文言小说而成为后期小说的主流。此后的文言小说虽然仍在沿着自己的道路迂回曲折地向前发展，并于清初因《聊斋志异》的出现而达

到高峰，但从整体上说，它已无法与白话小说相颉颃了。

我们现在说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和虚构故事来表现主题思想的叙事体文学样式，有短篇、中篇、长篇之分，这是现代文艺理论关于小说的观念和分类。以此来衡量我国古代庞杂的小说体系，恐怕只有一部分如志怪、传奇以及话本、拟话本和章回小说才合乎或基本合乎这个标准，其他如汉代以前的小说只能算作小说的萌芽，汉代以后志怪、传奇之外的轶闻、琐事、杂录、丛谈等等则属笔记小品。

中外研究小说史的人一般都把神话传说作为小说发展的源头，这是抓住了文学发展规律的。鲁迅先生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之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又说：“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5]这话说得很实在。我国古代的《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及其他先秦古籍中保存的大量的神话传说，它们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后来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小说，以至明代的章回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等都能清楚地看出与它们的继承关系。至于它们的积极浪漫主义手法，对后代小说乃至全部文学的影响就更为广泛了。此外先秦诸子中大量的寓言故事，先秦历史散文如《左传》、《战国策》，特别是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对后代小说的影响也很明显。先秦寓言在叙事

写人、拟人状物、想象虚构等方面的艺术经验，史传文学在叙事中写人，特别是通过典型事件和紧张场面描写人物，以及注重完整的故事结构等等，都对后代小说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至于秦汉以前的小说，如《汉书·艺文志》所载《伊尹说》、《鬻子说》、《青史子》等，上面已经说过，都是一些“似子近史”的东西，它们对汉代以后的小说虽然有着直接的嫡传关系，但它们本身都还很幼稚，无法与后来的小说相提并论。因此，我们认为，秦汉以前是中国小说的孕育时期或萌芽时期。

汉代以后出现了《神异经》、《汉武故事》等许多小说，它们是在先秦小说的基础上，受到《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神话传说的影响产生的，并对以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产生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土地兼并激烈，门阀制度森严。在统治阶级严酷的统治和迫害下，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命安全，都无保证。于是颓废出世思想滋长，道教佛教神鬼仙佛等迷信思想泛滥，清谈之风盛行。这就给《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因此，魏晋南北朝小说虽然大都是谈玄说怪，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人生，且其中不乏精彩篇章。这个时期的一些优秀作品都能以精炼、生动而传神的语言把故事和人物的精神风貌突现出来，其即事见人的描写技巧和生动优美的文学语言，对唐传奇和以后的文言小说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它们一般都比较短小，即使那些较好的篇什，写故事也只限于粗陈梗概，写人物也只类于素

描，缺乏必要的细节刻划、艺术虚构和典型概括，用现代文艺理论关于小说的概念来衡量，它们只能算作中国小说的雏形，至多也只能算作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传奇，可以说发生了质的飞跃。鲁迅先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6〕}唐代传奇主要是继承六朝志怪小说的文学传统，并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上升时期，政治的强大，经济的繁荣，生活的安定，给文学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物质条件，诗歌、散文的高度发展，民间文学的普遍繁荣，以及当时科举取士中的“温卷”风气^{〔7〕}等多种因素，都促成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初唐的传奇小说还带有明显的志怪小说痕迹，中唐以后，已由志鬼神之怪逐渐转向传人间之奇，即使一些写灵怪的作品如《柳毅传》等，也都富有强烈的现实气息。唐代传奇小说跟已往小说的最大区别在于“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也就是当时的小说作家们已经在有意识地进行艺术构思了。我们看唐代传奇中的优秀作品如《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李娃传》等等，无论就故事情节的曲折完美，还是就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血肉丰满，都已达到近代小说的标准要求。唐代传奇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已经进入了它的成年时代。

过去的研究者一般都把唐宋传奇并举，实际上唐传奇在晚唐就已走向衰落。传奇小说到了宋代，无论数量还是质量

都是明显下降。现在流传下来的一些宋代传奇，大都是“荟萃稗史成文”，偶有涉及现实题材的，也大都缺乏新意，缺乏文采，无法与唐传奇相提并论。明初瞿佑作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有意追踪唐人，虽文笔冗弱不及，然不乏可读之作。后仿作者虽多，如《剪灯余话》、《花影集》等，却每况愈下，更无出其右者。

真正把文言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的是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蒲松龄生活在清初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社会黑暗，官路堵塞，恶人当道，是非颠倒，作者只有借助谈妖说鬼来寄托自己的孤愤之情，把批判锋芒指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封建士子，并通过一些敢于抗争和争取爱情、生活自由的人鬼狐妖形象来寄托自己的美好理想。在艺术方法上，《聊斋志异》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继承并发展了六朝志怪小说的浪漫主义手法和唐代传奇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并把二者和谐地统一起来。无论就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艺术方法和文学语言的高超和纯熟，《聊斋志异》较之唐代传奇小说都有长足的进步，它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顶峰，也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最好总结。其后有意师法《聊斋志异》的几部仿《聊斋》体小说集，如《谐铎》、《夜谭随录》、《萤窗异草》等虽多少也有些意趣，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聊斋志异》的批判锋芒和艺术光彩。

唐宋时期出现的“说话”伎艺为中国小说开辟了新生面，这就是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的产生，从此中国小说则沿着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两条轨道向前发展。

唐人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篇》里有着这样一段记载：“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剧，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这里明白地透露着在唐代市井间存在着一种叫做市人小说的伎艺，它与杂剧混在一起，可以想见是一种有说有唱甚至还配合一些动作表情的表演艺术。唐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说：“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并且自注说：“乐天每与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般研究者认为，这里的说《一枝花》话，就是说唱《一枝花》即李娃的故事；而这种“说话”跟段成式所讲的市人小说实际上是一码事。

最值得注意的是郭湜的《高力士外传》上的一段话，它说：“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杖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刈草木。或讲经论义，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不仅清清楚楚记载着唐代有“说话”这一行当（这里是高力士鹦鹉学舌），并且把它跟“转变”相提并举。“转变”是由唐代寺院“俗讲”发展而来的讲唱变文，它有说有唱，跟“说话”很接近。这个例子本身足以说明二者的密切关系和交互影响。

但关于唐代的“说话”毕竟还缺乏丰富而系统的材料。宋代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根据《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北宋的汴京、南宋的杭州，都有着不少规模很大的游艺场所，当时人叫做瓦子、瓦舍或瓦肆。瓦子里有许多勾栏或戏棚，里面不仅百戏杂陈，而且兼备各种生活消费行业，能使游客整天呆在那里而不觉抵暮。当时瓦子里演出的伎艺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百戏，如杂剧、傀儡、影戏；一类是演唱，如嘌唱、诸宫调；一类是“说话”。“说话”又分四家，其中一家就是“小说”。这显然是跟唐代的“市人小说”一脉相承的。“小说”一般都是说唱短篇故事，“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所以最受欢迎，因此也最发达。据《武林旧事》记载，当时杭州有名的“说话人”共有九十二个，“小说人”就有五十二名，占了一多半。“说话人”所使用的故事底本叫做“话本”〔8〕，“小说人”所使用的小说话本，古人也径称为“小说”〔9〕，这些小说都是“以俚语著书”，所以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白话短篇小说。明中叶以后不少文人奋笔摹拟这种小说进行写作，鲁迅先生称这种拟作为“拟话本”或“拟市人小说”，于是明代以后又产生了大量专供案头阅读的白话短篇小说。这些话本、拟话本小说大都被收集在明清人编辑或创作的选集和专集里，如《京本通俗小说》〔10〕、《清平山堂话本》〔11〕、“三言”、“二拍”、《石点头》、《无声戏》（别名《连城璧》）、《照世杯》等，它们是研究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艺术宝库。

宋代话本小说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

迂”〔12〕，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破天荒地
把小说从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手中解放出来，在思想内
容上表现市井细民的生活、意识和喜怒哀乐；在艺术形式上
采用通俗的语言，新颖的体制，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明
代的拟话本作者们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随着社会生活的
不断开阔，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日见丰富，作品的艺术技巧也
日臻成熟。后来凡一切社会人情小说，其描摹之细致逼真，
语言之通俗明快，无不受其影响。可以毫不夸饰地说，如果
没有宋元明以来这些白话小说的长期艺术经验积累，产生象
《红楼梦》那样的文学巨著几乎是不可能的。

象文学史上许多文学样式一样，我国古代的白话短篇小
说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繁荣、衰落的历史过程。宋元时代
是它的产生期，它一产生就放射出喜人的艺术光彩；明代后
期到清初是它的繁荣期，无论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空前
绝后的，可谓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黄金时代；清代乾嘉
以后是它的衰落期，这时期的作品大都内容贫乏，充满说
教，有的甚至是互相抄袭，思想性、艺术性一般都比较差，
因此就逐渐被章回小说所淹没了。

三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经历了一个相当繁复而曲
折的发展过程。唐以前是文言小说单花独放，宋以后，随着
白话小说的产生，一变而为双葩争艳。就文言小说而论，唐
传奇是它的成熟期，其后又有《聊斋志异》的高峰；就白话

小说而论，宋元话本小说朴素清新，明代拟话本小说细腻丰腴，艺术上更臻成熟。文言小说、白话小说虽自成系统，但二者又相互影响，关系密切。最明显的是话本、拟话本小说大量的从文言小说中汲取素材，进行创作或改作，其他如艺术方法上的互相借鉴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唐传奇的艺术经验，就很难想象有宋元话本小说如此精彩细致的艺术描绘和人物刻画，如果没有宋元以来白话小说的艺术经验，《聊斋志异》也达不到那么生动感人的艺术境界。

历来的古代小说选本多从史的角度，从先秦直选到清代；本书想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只选成熟时期的作品，即思想艺术结合得好的作品，并适当照顾不同时期的代表作。考虑到文言小说、白话小说自成系统，故将选目分列。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入选小说的内容和技巧，每篇均加注释和分析。注释力求准确而详尽；分析不面面俱到，不拘一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限于笔者才学不足，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不吝指正。

萧欣桥

一九八三年仲春于杭州

〔1〕见《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

〔2〕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3〕见《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

〔4〕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5〕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

〔6〕见《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

〔7〕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唐世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8〕据《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载：“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体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知“话本”同时还指其他伎艺的故事底本。

〔9〕如清平山堂所刊话本后题《小说快嘴李翠莲记》、《新编小说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新编小说张子房慕道记》、《小说错认尸》等。

〔10〕关于《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和成书时代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

〔11〕原名《六十家小说》，分辑刊行，已无完璧；现在的《清平山堂话本》是近人马廉先生根据收集到的残本整理而成的。“清平山堂”是原刻书人的书斋名。

〔12〕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目 录

前 言

文 言 小 说

柳毅传	〔唐〕李朝威 (3)
霍小玉传	〔唐〕蒋 防 (29)
南柯太守传	〔唐〕李公佐 (49)
王幼玉记	〔宋〕柳师尹 (68)
中山狼传	〔明〕马中锡 (79)
秦淮健儿传	〔清〕李 渔 (96)
青凤	〔清〕蒲松龄 (110)
画皮	〔清〕蒲松龄 (123)
促织	〔清〕蒲松龄 (131)
胭脂	〔清〕蒲松龄 (143)

白 话 小 说

- 碾玉观音〔宋〕佚 名(165)
错斩崔宁〔宋〕佚 名(194)
快嘴李翠莲记〔元〕佚 名(223)
滕大尹鬼断家私〔明〕冯梦龙(249)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明〕冯梦龙(282)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明〕冯梦龙(305)
卖油郎独占花魁〔明〕冯梦龙(338)
灌园叟晚逢仙女〔明〕冯梦龙(398)
逞钱多白丁横带〔明〕凌濛初(432)
侯官县烈女歼仇〔明〕席浪仙(458)

文言小说

